



Awarded Winner Novels
百年国际大奖小说

美
绘
版

纽伯瑞文学奖金奖获奖作品

潘文轩 主编

The Trumpeter of Krakow

吹号手传奇

[美] 埃里克·凯利 / 著
商雨奇 / 译

一部充满神秘元素的佳作
炼金术师、家族珍宝、离奇冒险……
被誉为“那个时代最好的冒险故事”



南方出版社

纽伯瑞文学奖金奖获奖作品

雷文利 主编

The Trumpeter of Krakow

吹号手传奇

[美] 埃里克·凯利 / 著
商雨奇 / 译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吹号手传奇 / (美) 凯利著 ; 商雨奇译 . — 海口 : 南方出版社 , 2015.7

书名原文 : The trumpeter of Krakow

ISBN 978-7-5501-2510-0

I. ①吹… II. ①凯… ②商… III.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2826 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 30-2015-031

吹号手传奇

[美] 埃里克·凯利/著 商雨奇/译

责任编辑: 白娜 董春雨

责任校对: 王田芳

出版发行: 南方出版社

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大道70号

电话: (0898) 66160822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字数: 130千字

印张: 7.25

版次: 2015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978-7-5501-2510-0

定价: 24.00元

新浪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dytimes>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该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吹号手的赞歌

13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勇敢的小男孩，他的爱国热情在一支独特的号歌中传承着。那是一支“未完成”的号歌，因为在他吹奏的时候，一个鞑靼兵将一支箭射进了他的胸膛。

15世纪的时候，又有一个小男孩，就站在曾经的那座高塔上，用同样的小号，吹奏着同一支圣歌。但是这次，他吹完了整首圣歌，他必须这么做，因为他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告诉别人他正身处险境。

20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听着每个小时吹奏一次的圣歌，每次都是在休止符的地方戛然而止。于是他就臆造了15世纪的那个小男孩，写了这本书。所以，这本书的故事一半是真实的，一半是虚构的。很高兴本书能成为我们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冒险故事之一。

读者一定要全神贯注地阅读本书，因为它里面到处充斥着—一个奇怪的地名“克拉科夫”，这绝对是一个人们完全陌生的名字，在1928年之前，它从未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出现过。而学校的



吹号手传奇

历史课上或者人们所听到的历史传奇中，也从未出现过一个有着“卡兹米尔·雅盖沃”这么奇怪的名字的国王。但是，凯利先生同我们一同分享了他关于中世纪波兰的各种奇思异想。他让那座古老、神秘的城市变得既真实又可爱，就像他书中特点鲜明的人物一样。我们跟随他走进了一个到处是炼金术士和铠甲武士的世界，当然也有好心的神父，还有恶贯满盈的坏蛋，以及亲眼目睹了整个故事的约瑟夫。约瑟夫同我们一起看到了伟大的国王为他的家人主持公道，也看到了那个古老而神秘的宝贝——“塔尔努夫大水晶球”令人瞠目结舌的结局。

有一本书能给读者，至少是给青少年读者讲讲波兰的历史，应该算是一件好事。1928年春天，本书第一次出版，它受到了高度的赞扬。孩子们百看不厌，它能引导他们走入一个神奇的世界。在此书出版后的几个月，曾有一位图书馆人员写信给我说，这本书已引起了巨大反响。

在波兰，它被誉为“波兰人与美国人重新构建新友谊的桥梁”。为了表示感谢，克拉科夫政务会委员借给本书作者及出版商一支在圣母玛利亚教堂吹奏过的最古老的小号。在纽约印刷图书馆的图书周会上，凯利先生曾发表演讲。他讲述了他是如何想到要写出这样一本书的，主要就是因为他经常去那个飘着“未完成”的号声的教堂。他总是站在那儿静静地看着、听着。

“现在，只要克拉科夫一响起号声，你就会想起那个波兰人民心中的大英雄，这号声就是那位英雄的赞歌。”



他朝着门口走去，我和一位纽约的警察就站在那儿。号声又响起了，恢宏而高亢。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时刻！人们不知道的是，我曾经在房间里教这位身材魁梧的警察哼唱《海那圣歌》，因为他看不懂乐谱。

那支古老的小号被放在绒面箱子里进行展览，四周插着小旗子。它在美国巡回了一年，有时候被放在书店供大家参观，有时候被拿到学校或者图书馆吹奏一小段。那时，其他不太珍贵的小号依然被放在高塔上，供吹号手吹奏，直至今日。

1929年，当本书在华盛顿获得纽伯瑞金奖时，这支小号在美国图书协会的会议上被吹响。凯利先生在获奖感言中说道：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应该叫作赞歌，但它确实是一种可以让
人心头震颤的东西。它从克拉科夫的某个角落传出来，此后便
一直在我心头回响……我第一次去克拉科夫的时候，恰好是波
兰的伟大崛起日后的第一天。我突然听到头顶上传来浑厚的大
钟声，接着是警报声，跟着又是小钟的钟声，吓得鸽子全都扑
啦啦飞了起来，像是一片片白色的雪花。然后，一切都安静下来，
只听得到空中的鸽子扑啦啦振翅的声音。这时，突然从上空传
来了一阵号声，那是《海那圣歌》……我当时激动得无法言语，
我真的太高兴了，我想尖叫，我想唱歌，我想跳舞，我想倒立！
我的心怦怦直跳，似乎都快要迸出火花了。

“从那之后，我一直沉浸在那种陶醉之中。后来，我再次来
到波兰学习，每天都要去那座教堂待上一阵。我早上会去，中



吹号手传奇

于会去，晚上会去，甚至深夜和清晨也都会去。……我爱那号声，它让我的情感得以安放，它能够表达我的每一次喜怒哀乐。”

将诗意的情感融入新闻记者敏锐的观察力，作者才写出了这样一本与众不同的小说。

凯利先生对波兰的爱开始于“一战”期间，那时候他被派去支援驻扎法国的波兰军队。波兰解放以后，他随军回国，在国内居住了三年。在这期间，政府颁发了三枚奖章给他。在之后的1924年，他随纽约某个基金会团体去波兰待了一年，在那里进行演讲和学习。他在那里并没有履行自己的本职工作，对当地实情进行报道，而是受到了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的激发，写下了这部充满浪漫色彩的小说。

这本小说取得成功以后，他又写了两个关于波兰历史大事件的故事，其中一个也是写给青少年的，是一个关于基督徒的故事，叫作《干净的草堆上》。他在达特默思教授英国文学和波兰历史，退休以后就在缅因州海岸附近的一个小岛上一边生活，一边写作。1960年，他在那里死去。然而，他的教育、他的作品却一直在他深爱的两个国家，美国和波兰，流传不息。



路易斯·西曼·贝驰塔尔

1966年4月，纽约基斯科山



目录

吹号手的赞歌 / 001

引子 / 01

1 不肯卖南瓜的人 / 09

2 克拉科夫城 / 19

3 炼金术士 / 34

4 大善人杨·甘地 / 50

5 鸽子巷 / 61

6 吹号手的高塔 / 75





7 炼金术士的阁楼 / 84

8 纽扣脸皮特 / 96

9 纽扣脸皮特的偷袭 / 110

10 魔鬼现身 / 121

11 攻陷教堂 / 131

12 伊丽莎白差点漏掉的休止符 / 144

13 塔尔努夫大水晶球 / 158

14 烈火焚城 / 176

15 波兰王 / 188

16 水晶球的结局 / 203

尾声 休止符 / 209



引子



那是1241年春天，基辅谣言四起，人们都说东方的鞑靼人要再次发动战争。一听到这个消息，人们都胆战心惊。妈妈们寸步不离地守着自己的孩子，因为“鞑靼”这个名字让她们毛骨悚然。

几个星期以后，谣言愈演愈烈，传言说鞑靼大军已经打进了波兰，还说乌克兰境内已是一片火海。随后又相继传出了基辅沦陷、狮子城利沃夫沦陷的消息。鞑靼那批“蛮子”再踏过几



处宁静的村庄和肥沃的田地，就将兵临美丽的克拉科夫城下了。

鞑靼人就像是一群野兽，满世界扫荡，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寸草不生。他们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留着乱乱的胡须，长长的头发编成细小的辫子。他们都骑着矮马，马上面挂着打仗得来的战利品。鞑靼人像狮子一样英勇，像巨犬一样无畏，却是一副铁石心肠，毫无慈悲怜悯之心，更别说什么叫温柔、什么叫上帝了。他们跨坐在战马上，手里拿着裹着皮子的铁盾，长矛挂在马鞍上。这些人把动物的皮毛围在肩膀和腰间，有的还戴着金耳环——偶尔还能见到一两个鼻子上穿着金灿灿的鼻环的人。鞑靼铁骑所到之处，必是漫天尘土，千里之外，蹄声隆隆，响彻天地。鞑靼大军人数众多，整个队伍从头到尾经过一个地方，要花上好几天的时间。队伍后面几英里的地方，马车隆隆作响，上面拉着战俘、粮草、战利品——一般情况下都是黄金。

通常，鞑靼队伍的前面还有一支颓丧的队伍。那是一群沮丧的人，他们一听到风声就吓破了胆，舍弃家园，仓皇而逃。他们离家的那一刻，有如生离死别。战火连绵，遭殃的只有无辜的百姓——可怜、无助的人们拖着马车，赶着牲畜家禽，一路风尘仆仆、流离失所。如果上帝真的有求必应，为什么他们稍微走慢一点，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厄运之中？逃亡的人群中，有步履蹒跚的老人，有照看孩子的妈妈，有体弱多病的妇女，还有悲恸欲绝的男人。他们用尽毕生精力建造的家园就这么毁掉了，孩子们拖着疲惫的步伐走在大人们的旁边，还不忘在怀



里抱着自己的宠物。

克拉科夫向这群人敞开了自己的大门，但也时刻准备好抵御外侵。与此同时，城里的好多贵族和富人都逃到了城外去，他们或是向西面逃去，或是去北面偏远的修道院避难。在克拉科夫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修道院叫兹威尔尼克修道院。那里的教友接纳来自各地的难民，只要这座修道院里还有地方。随后，他们也为抵御敌人的围攻做好了准备。在鞑靼队伍的前面逃窜的这大群疯狂、疲惫的难民，他们很乐意将克拉科夫作为栖身之地。他们一进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朝南方感恩、跪拜。因为，城南有一条河，叫维斯瓦河；河边有一座山，叫瓦维尔山；山上屹立着一座高大的、气势非凡的城堡，叫作瓦维尔城堡——那里从传奇皇帝克拉库斯时期起，就是波兰国王的城堡，同时也是波兰历代皇亲国戚以及达官贵人居住的地方。

克拉科夫的城外并没有派卫兵把守，这样会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这几天，城里原有的居民和从四面八方逃到这里安家的难民快要把这座城市挤爆了。老城堡的大门那时候是在城堡公路上，正对着圣安德鲁大教堂。终于，人们将大门锁住，并设下了路障。城墙周围都配有民兵把守，为了保护这座城市和自己的家人，他们时刻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

一天夜里，鞑靼大军兵临城下。一路上，他们先烧了城市外围的村庄，接着洗劫了圣福洛教区、圣约翰教区、举荣圣驾教区。整晚都是令人局促不安的声音——大火肆虐的噼啪声，



吹号手传奇

敌人发现战俘逃跑时的谩骂声、怒吼声以及发现宝藏后的欢呼声。天亮以后，瓦维尔城堡上的哨兵从城墙上远远望去，发现除了三个教堂，其他的东西几乎都已葬身火海。这三个教堂分别是大市场附近的圣母玛利亚大教堂、城堡大门附近旁边有高塔的圣安德鲁大教堂以及在市场里的圣艾达尔伯特大教堂。犹太人居住的布莱克村庄已经化为灰烬，而那些没有逃入城堡的难民和城里的居民也都没能幸免于难。但是有一个人，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年轻人，在灾难之中幸存了下来。

他是圣母玛利亚教堂的吹号手。他曾庄严地承诺过，要在教堂高高的阳台上每隔一小时吹响一次小号，无论白天与黑夜。清晨，当太阳第一缕金晕将维斯瓦河从沉寂的黑线变成舞动的金色涟漪时，他便会爬上阳台，吹奏《海那圣歌》——这是献给圣母的赞歌。过去教堂里的每一位吹号手都曾宣誓，要每隔一小时吹奏一次，不舍昼夜，矢志不渝。那天早上，当太阳的光辉洒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感到莫名的喜悦，因为整个夜晚都沉浸在黑暗之中，无论是黑夜本身，还是那群粗暴鄙俗的鞑靼人暗黑的人性。

在他脚下，满是矮小粗暴的鞑靼人，他们都好奇地仰起头盯着他看。周围的屋顶都燃着熊熊大火，冒出滚滚黑烟。成百上千的民房被战火烧成了焦土，化为灰烬。他独自一人处于敌人的包围圈里——他本可以在前一天就逃走，和大家一起到城堡里避难，但是他为了遵守自己的诺言，坚守在了自己的岗位



上，直至最后一刻。现在，逃走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他很年轻，也就二十岁上下，穿着一套黑色的衣服，前襟系扣，一直拖到膝盖，像是后来流行的那种连体灯笼裤。厚厚的黑色长筒袜从他舒适的尖头凉鞋一直提到膝盖，一件及腰短外套被皮带束在腰间，头上戴着一个皮帽子，样子很像修道士戴着的大风帽，帽子完全盖住了他的头，垂下来的部分搭在了他的肩膀上。这样一来，只能看见他的脸和一点点头发。

他暗自忖度，我的妈妈和妹妹现在应该都很安全。愿上帝保佑她们永远平安！她们已经走了十天了，现在一定是在摩拉维亚的表姐家了。

他忽然觉得，生活是一件多么甜蜜的事情啊！维斯瓦河上，的太阳正透过瓦维尔教堂的玻璃，折射出耀眼的光芒。教堂里，牧师正在主持弥撒。每一扇大门的上面都有全副武装的卫兵，他们的盔甲在阳光下闪烁，大门上方挂着一个带有白鹰图案的旗帜，在风中飘扬着。

他心中暗想，波兰还活着。

接着他又想到，尽管他还年轻，但他也是光荣的波兰人民军队中的一员，他也在勇敢地抵御残忍粗暴的侵略者，为基督教精神而战斗。在那一刻之前，他还没有见过太多的死亡——只是听说过一些，但对死亡没有什么概念。但是现在，为了信守诺言，为了维护信仰，为了亲爱的祖国，他很可能要去见死神了。



“我一定要遵守自己的诺言，”他喃喃地说，“就算是死，我也必须为遵守誓言而死，因为它和我的生命同样重要。”

如果有一个画家能捕捉住他那时候的表情，那么他就有了对平和最好的诠释——这种表情让人觉得上帝就在他左右。此时的他，没有示弱，没有退缩，甚至没有痛苦——因为他根本不再去想在他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沙漏里的沙子告诉他，吹号的时间又到了。

他大声说：“此刻，为了波兰，为了圣母，我将吹响《海那圣歌》！”说完，他将小号举到了嘴边。

一开始，号声很轻柔，紧接着，就变成了慷慨激昂的、充满必胜希望的呐喊，他感到自己的内心燃起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喜悦。

他似乎用肉眼看到了自己牺牲后的场景，尽管现在没有人来救他，尽管他可能会独自死去，尽管有些人甚至会将他的行为看作愚忠。然而，他坚信勇敢无畏的精神会作为遗产传给他的民族，与他们不朽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民族力量融为一体，激励一代又一代人——这就是那一刻存在的意义。

他脚下一个鞑靼兵，蹲坐着，搭箭，将弓拉满，然后松手将箭射出。弓绳嗡嗡作响处，只见一支黑色的长箭像一只疾飞的黑鸟径直飞向他。就在这位年轻的吹号手马上就要吹完整首曲子的时候，长箭穿过了他的胸膛——几声颤抖的曲调之后，音乐终于消失。但是，这个年轻人仍然紧握小号，后退着跌倒



在城墙边，奋力吹响了最后一个神圣的音符。这段音符开始强壮有力，随后颤抖着，最终消失于天际——支离破碎，正如吹奏它的人年轻的生命一般。与此同时，下面的鞑靼人将火把扔向这个木质结构的教堂。就这样，教堂同这个年轻人的灵魂一起，在熊熊烈火中得到了永生。

